

魯迅譯文集

二

一个青年的梦

爱罗先珂童話集

桃色的雲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魯迅譯文集

第二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書名 1049 字數 514,000

开本 850×1168 紙 $\frac{1}{32}$ 印張 14 $\frac{7}{8}$ 插圖 4

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~5000册

定价(3) 2.70 元

第二卷說明

本卷包括《一个青年的梦》、《爱罗先珂童話集》和《桃色的云》。

《一个青年的梦》是日本武者小路实篤的剧本，1920年1月譯成，初版于1922年7月，由商务印書館出版，为《文学研究会丛书》之一；1927年7月又由北新書局出版，为《未名丛刊》之一。

《爱罗先珂童話集》是苏联爱罗先珂所作，其中前九篇曾收入1922年7月初版的《爱罗先珂童話集》（商务印書館出版，《文学研究会丛书》之一），后四篇曾收入1931年3月初版的爱罗先珂童話集《幸福的船》（上海开明書店出版）。

《桃色的云》是爱罗先珂的童話剧，1922年譯成，初版于1923年7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，为新潮社《文艺丛书》之一；以后1926年起由北新書局出版；1934年起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。

在1938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和魯迅全集出

版社出版的二十卷集《魯迅全集》中，以上三書都編入第十二卷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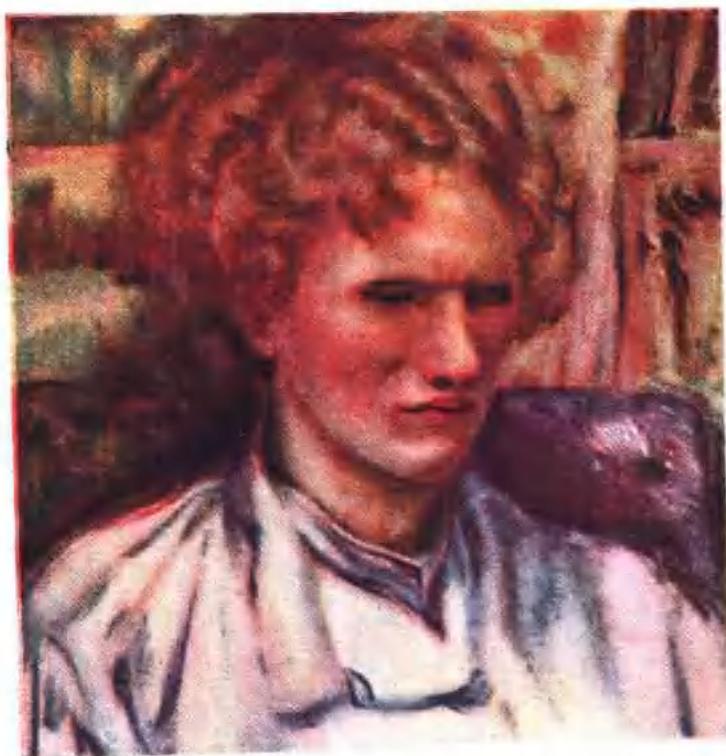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八年五月



武者小路实篤



Vasely Eroshenko



爱罗先珂画像

日本中村稼作

第二卷目录

一个青年的梦

与支那未知的友人	3
自序	6
一个青年的梦	9
后記	201

爱罗先珂童話集

序	205
狹的籠	206
魚の悲哀	225
池邊	235
鷦的心	241
春夜の夢	251
古怪的猫	269
两个小小的死	277
为人类	2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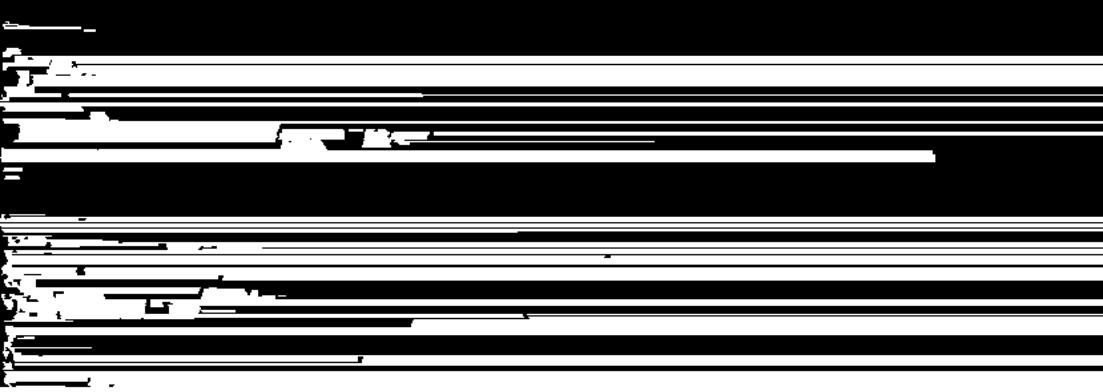
世界的火灾	301
爱字的瘡	309
小鷄的悲剧	324
紅的花	328
时光老人	353

桃色的云

序	365
讀了童話劇《桃色的云》	367
桃色的云	369
記剧中人物的譯名	515

附 录

《一个青年的梦》譯者序	521
《一个青年的梦》譯者序二	523
《一个青年的梦》正誤	525
《狹的籠》譯后附記	526
《魚的悲哀》譯后附記	528
《池邊》譯后附記	529
《春夜的梦》譯后附記	531
《小鷄的悲剧》譯后附記	533



与支那未知的友人

我的《一个青年的梦》被譯成貴國語，实在是我的光荣，我們很喜欢。我做这書的时候，还在貴國与美國不曾加入战争以前。現在战争几乎完了，許多事情也与当时不同了。但我相信，在世上有战争的期限內，总当有人想起《一个青年的梦》。

在这本書里，放着我的真心。这个真心倘能与貴國青年的真心相接触，那便是我的幸福了。使我来做这本書的見了，也必然說好罢。

我老实的說：我想現今世界中最難解的國，要算是支那了。別的独立國都觉醒了，正在做“人类的”事業；国民性的謎，也有一部分解决了。但是支那的这个謎，还一点沒有解决。日本也還沒有完全觉醒，比支那却已几分觉醒过来了；謎也将要解决了。支那的事情，或者因为我不知道，也說不定；但我覺得这謎总還沒有解决。在国土广大这一点上，俄国也不下于支那；可是俄国已經多少觉醒了，对于人类應該做的事業，差不多可以說大部分已經做了。但支那是同日本一样，还在自此以后；或比日本更在自此以后。我想这正是很有趣味的地方，也有点可怕，但也有

点可喜。我想青年的人所最應該喜欢的时候，正是現在的时候。諸君的責任愈重，也便愈值得做事，这正是現在了。

在現今的独立国的中間，支那要算是最古的国了。虽然受了外国的作践，像埃及希腊印度那样的事，不至于有罢。我覺得支那的少壯时期，正在漸漸的回复过来了。我想，如諸君蓬勃的精神發揚起来，这时候，便是支那的精神和文明“世界的”再生的时期了。人类对于这个时期，怀着極大的期待。想諸君决不会反背这期待罢。

“落后的往前，在前的落后了。”第一落后的俄国，現在将第一的在前了。更落后的支那，到了觉醒的时候，怕更要在前了罢。但我絕對的希望这往前的方法，要用那人類見了說好的方法才是。

倘是再生了，变成将喜代了恐怖，将爱代了憎恶，将真理代了私欲，拿到世間方來的最进步的国，我們將怎样的感謝呵。我們也为了这事想尽点力，想做点事。

我希望，因了我做的書譯成支那語的机会，就是少数的人也好，能够将我的真心和他的真心相触。我希望，我的恐怖便是他的恐怖，我的喜悅便是他的喜悅，我的希望便是他的希望，将来能为同一目的而尽力的朋友。

我的敲門的声音，或者很微弱；但在等着什么人的來訪的寂寞的心里，特別覺得响亮，也未可知的。

我正訪求着正直的人；有真心的人；忍耐力很强，意志很强，同情很深，肯為人类做事的人。在支那必要有这

样的人存在。这人必然会觉醒过来。

这人就是人类等着的人，或是能为他做事的人罢。恐怕这人不但是一个人，或者还是几万个人合成一个的人罢。不将手去染血，却流額上的汗；不惜金錢的力，却委身于真理的人！

我从心里爱这样的人，尊敬这样的人。

在支那必然有这样的人存在，正同有很好的人存在一样。我敲門的微小的声音呵，要帮助这人的觉醒，望你有点效用。

我希望这事。

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九日，武者小路实篤。

自序

我要用这著作說些什么，大約看了就明白。我是同情于爭戰的牺牲者，愛平和的少數中的一个人——不，是多數中的一个人。我極願意这著作能多有一个愛讀者，就因为借此可以知道人类里面有爱和平的心的緣故。提起好战的国民，世間的人大抵总立刻想到日本人。但便是日本人，也決不偏好战争，这固然不能說沒有例外，然而总愛平和，至少也不能說比別国人更好战，我的著作，也決非不像日本人的著作；这著作的思想，是日本的誰也不会反对，而且并不以为危险的：这事在外国人，覺得似乎有些无从想像。

日本对于这回的战争，大概并非神經質；我又正被一般人不理会，輕蔑着；所以这著作沒有得到反对的反响，也許是当然的事。但便是在日本，对于这著作中表出的問題，虽有些程度之差，——大約也有近于零的人，——却是誰都憂慮着的問題。我想将这憂慮，教他們更加感得。

国与国的关系，倘照这样下去，实在可怕。这大約是誰也觉得的。单是觉得，沒有法子，不能怎么办，所以默着罢了。我也知道說了也无用，但不說尤为遺憾。我若不

作为艺术家而将他說出，实在免不了肚胀。我算是出出气，写了这著作。这著作开演不开演，并非我的第一問題。我要竭力的說真話，并不想夸张战争的恐怖；只要竭力的統觀那全体，想用了誰都不能反对的方法，誰也能够同感的方法，写出这恐怖来。我自己明知道深的不足，力的不足，但不能怕了这些事便默着。我不願如此胆怯，竟至于怕說自己要說的真話。只要做了能做的事，便滿足了。

我自己不很知道这著作的价值；但別人的非难是能够答复，或守沈默的；我想不久总会明白。我的精神，我的真誠，是从里面出来，決不是塗上去的。并且这真誠，大約在人心中，能够意外的得到知己。

我以为法人爱法国，英人爱英国，俄人爱俄国，德人爱德国，是自然的事；对于这一件，决不願有所責难。不过也如爱自己也須同时原諒別人的心情，是个人的任务一般，生怕国家的太强的利己家罢了。

但这事讓本文里說。

这个剧本，从全体看来，还不能十分統一。倘使略加整頓，很可以从这剧本分出四五篇的一幕剧来；也可以分出了一幕剧，在剧场开演。全体的統一，不是發展的，自己也觉得不滿足，而且抱愧。但大約短中也有一些长处，也未必全无統一；从全体看来，各部分也还有生气；但这些事都听憑有心人去罢。总之倘能将国与国的关系照現在这样下去不是正当的事，因这剧本，使人更加感得，我便

欢喜了。

我做这剧本，决不是想做問題剧。只因倘使不做触着这事实的东西，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所以便做了这样的东西。

我想我的精神能够达到讀者才好。

我不是专做这类著作；但这类著作，一面也想漸漸做去。对于人类的运命的憂慮，并非僭越的憂慮，实在是人人應該抱着的憂慮。我希望从这憂慮上，生出新的这世界的秩序来。太不理会这憂慮，便反要收到可怕的結果。我希望：平和的理性的自然的生出这新秩序。血腥的事，我想能够避去多少，总是避去多少的好。这也不是单因为我胆怯，实在因为願做平和的人民。

現在的社会的事情，似乎总不像走着能够得到平和的解决的路。我自己比別人加倍的恐怖着。

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武者小路实笃。